

在传统文化中，“根”这个字很大程度上可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比如海外华裔青少年回国学习叫作“寻根之旅”，支持海外华文教育的事业叫“留根工程”，老乡会、同学会、宗亲会的成立，也莫不如此。但是“根”并不是从来就有的，需要一代代的人深深耕耘，默默奉献。

家国情怀

有句老话：“宁卖祖宗田，不卖祖宗言。”中国人常常使用自己的家乡话作为沟通媒介。一个人在群体里是否被接纳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共同语言，这有双重含义——相同的语言（或者说方言）和共同熟悉的文化背景。在泰国工作时，常常有老华侨问我，你会说“中国话”吗？这时候他所问的“中国话”是“中国的话”。如果你回答会，他们往往会追问，你会客家话、粤语、福建话还是海南话？这样的提问直观展现了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。

当初华人“下南洋”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侨团，泰国的华侨报德善堂当年给初到泰国的人很多帮助，所以泰国华人圈里有“喝了报德善堂第一碗粥”的说法。

艰难办学

在交通不便、创业艰难的时代，为了建立起基于共同语言的情感连接，有组织的华文教育必要性就凸显出来。据了解，泰国的华文教学至少有200年历史，早期海外华校也学《三字经》等蒙学课本，跟国内并无二致。学费是由具有雄厚资本的侨团领袖和热心的家长赞助来的，物资上的

文发音，HAD在泰文中是“沙滩”的意思，YAI在泰文中是“大”的意思，泰国的语法中定语需要后置，所以合艾这个城市名字的含义就是“大沙滩”。想一想，这个名字超级有意思，一边是印度洋，一边是太平洋，就是一个大沙滩。现在看来那里的风景很美，但在过去，是一个生产力很落后的地方，往往并不适合生存。泰国的热带草地里蚊虫很多，出去转一圈，蚊子多得可以把你抬起来。

据合艾国光中学校史记载，合艾的华文教育始于1923年，当时人数30人左右，在私塾里学习。1924年，为了满足当地华侨华人的教育需求，大慈善家

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，关闭了273所华校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曼谷黄魂初级中学、中华学校、新民学校归国成立暹罗联合育侨中学，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华侨中学，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华侨中学。

根根相连

1945年，日军的炮火刚刚熄灭，合艾潮州会馆、福建会馆、海南会馆、广肇会馆和客家会馆就联合向当局申请兴办“中华学校”，这一申请获得了批准，当地华人社会为之振奋。

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，原有教学场地就显得窄小了，徐锦荣在现在国光学校附近又捐赠了一块地皮。他捐

被查封的学校复校），没有批准这一申请。委员会就收购了当地一家名为“财雅”的学校，并将全校师生迁移至合艾国光学校校舍上课，而后又将学校更名为“合艾国光学校”。由五属会馆代表、合艾国光校友代表和徐锦荣遗产办事处代表联合组成国光校董会，共同管理。1987年，方志雄先生荣任国光校董会董事长后，便积极为重建国光中学而四处奔走，并成立建校委员会，拟定重建全部计划，以便更进一步为发展校政培植人才，把国光中学建成为一所泰南有名的学府，为合艾华侨历史写下新篇章。

合艾国光学校现已向政府申请注册为“合艾国光学校教育慈善会”。截至2016年去世，方志雄老先生共为这所学校募集资金近1.65亿泰铢。2008年，国光中学向孔子学院总部申请成立了孔子课堂，在侨团和各级部门的支持下，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优秀的孔子课堂之一。这所学校默默矗立了90多年，它并不需要认同，但是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总算让持续付出的人看到了更好的未来。

在泰国南部，像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，像方志雄这样的前辈也还有很多，只有极少数人“有幸”被记住了。为海外华文教育事业默默付出的人，就像一条“根”，为了将绿叶送往高处，在黑暗里提供养分，有时候甚至连绿叶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

先侨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。归国后，我继续从事华文教育工作。在海南省侨务办公室和我所在单位领导支持下，我们同众多海外华校建立了联系，共同做好华文教育工作。受新冠



三清山怪石。

奇石怪松三清山

陶诗秀文/图

从重庆出发，作了一次湘赣之旅，行程中有三清山。

进入三清山，走在盘山道上，犹如进入奇石怪松天然博物馆。首先，三清山的石都不是光洁完整的，上面布满纵横交错的裂纹和缝隙，其中生长松柏。有一突兀峻峰，像一古代簪花仕女，面目清秀，发髻高耸，口鼻眼睛都看得很清楚。

像动物的石头最多，其中两只猴子和一尊骆驼最为生动，猴子是一大一小，大猴仰头望，小猴依偎在大猴身前。骆驼是双峰驼子，憨态可掬，伸着长长的脖子，如在长途跋涉。再往上攀登，转过一处绝壁，蓦地看见悬崖下有一山石，如盛开的莲花，花瓣蕊蕊都有。距离这朵莲花不远，更有一处奇景，如女子的双峰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三清山算不上松柏茂密、遮天蔽日，成散兵状分布，有的长在山顶，有的在悬崖绝壁，有的长在光溜溜的大石头上，有的自身便有奇形怪状，有的与山石构成奇妙画面……三清山的松比举世闻名的黄山迎客松更多了许多形状，变化万千。

攀登上一定高度以后，需要走悬空栈道。三清山的悬空栈道有两个特点，一是险，栈道全程建在陡峭的崖壁上，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峡谷和深渊。人走在上面，身在山外，悬在空中，当天细雨蒙蒙，云雾缭绕，御风驾雾，有飘飘欲仙的感觉。二是高和长，平均高度海拔1600米，全长3000多米，随山势而迂回蜿蜒，走在栈桥上忽而在山左，忽而又到了山右，刚才相遇擦肩而过的一群人，一会又在对面栈道上出现，仿佛在大山里走迷宫，捉迷藏，妙趣横生。

隔空与对面栈道上的人喊话，回声渺渺，幽深久远，听来如天上人语，十分奇妙。三清山算不上松柏茂密、遮天蔽日，成散兵状分布，有的长在山顶，有的在悬崖绝壁，有的长在光溜溜的大石头上，有的自身便有奇形怪状，有的与山石构成奇妙画面……三清山的松比举世闻名的黄山迎客松更多了许多形状，变化万千。

华文学校寻根之旅



杨杰科

缺乏并不是最大的困难。

2011年，我受派来到董里府中华学校任教，这所学校是当地福建会馆于1909年建立的。中文校长王华凤介绍说，上世纪60年代，学校是华校却不能教中文，政府隔三岔五便来学校盘查，主要盘查中文教师和开中文课的学生，也担心教授中文的老师和学中文的学生的政治背景。有时候老师和学生把中文课本伪装起来，甚至是师生一起躲起来，等政府检查人员走后，再接着回到学校上课。因为是华裔，一位教中文的女老师很难拿到泰国政府的执教许可，又加上泰国政府不停地来学校检查，华文教师的生活异常拮据。为了维持生计，她在离中华学校不远的菜市场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，每天下午放学之后，给学生补习中文，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补贴家用。

2019年，我再次受派来到被誉为“泰南心脏”的合艾市工作，在泰国南部有9所“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”，合艾便有3家。“合艾（HAD YAI）”这个城市名转写自泰

徐锦荣老先生在合艾宪法路与第四街交界处，捐献了一块地皮。为此，当地华侨特别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，并兴建了一间学校，命名为“中华益群学校”，次年开始招生。1935年，学校因故停办，后来经过谢枢泗先生和委员会的共同努力，学校始得复办再开。不曾想，可怕的1938年来了，泰国政府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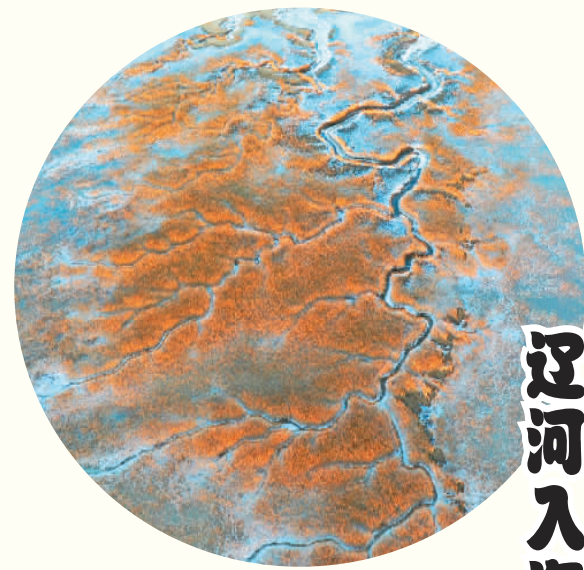
赠地皮的时候都是有附加条件的——如果哪一天这块地皮不再用于教育用途，国家可以无偿收回。1953年，学校因触犯教育部有关教授外文（华文）条例而被查封，执教执照也被吊销。1968年，合艾国光校友会成立，并成立筹办委员会，发起复校运动。泰国政府以无先例可循（即“尚未有

肺炎疫情影响，我们有一些海外学生没能再回来学习。一位泰国学生在写给老师的信中提到，“两年前，我迫不及待要去中国留学，早早收拾好了行李，里面有我的衣服，也有很多给老师和同学的礼物。但是由于疫情，这些东西还放在我的行李箱里，没能送给我的老师和同学，我很想念他们。”还有一些外派的华文教师在疫情中克服各种困难，为留住华文教育的“根”继续付出。但我相信，困难即将过去，根与根即将在华文教育的大地紧紧握在一起。

图据网络



行天下



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处，大潮漫滩后，弯弯曲曲的潮沟形成美丽的冰凌景观。

海 默

辽河入海口观「潮」

群楼、树影、大桥、云朵，还有水面上闪闪的银星，倒映的衬景铺展在宽阔的河面，安详而宁静，这是辽河，穿城而过，城市因为有了这条大河，更加水润和饱满。

我时常于午后或者黄昏，去辽河边的湿地公园，一坐就是很久。大河泱泱，几乎看不出水流的方向。无风时，它静若处子，起风了，水面的波浪随着风向起伏，摇摆不定，仿佛整个世界也跟着动荡起来。事实上，它是一路向西，流入渤海湾的。目送着辽河在我的眼前静静地追着硕大的夕阳而去。

我喜欢这条河穿城而过的时的雍容和优雅，但更爱它抵达辽河入海口展示出来的原始的涵养和野性的美，那是万千生灵的天堂，尤其春天的辽河口，太热闹了。

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辽河入海口的春天，我选择“潮”字，既不浮夸，也没辱没。

先是“风潮”。地处河口浪尖上的辽河入海口，当来自内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大风裹挟着寒流，日日夜夜地吹拂，硬生生用冰雪锁住了一条大河，也锁住了涨涨潮落的海浪，让大海一退再退，退到天边。

千里冰封的辽河入海口一进入2月，风力不减，却不知不觉中少了冷厉刺骨之势。蠢蠢欲动的河水，鼓胀着积蓄一个冬天的憋屈，冲破冰层，掀起了又一个“潮”——冰潮。

辽阔而坚固的冰雪世界开始坍塌、碎裂、碰撞，仿佛一

场盛大的出征，铁马冰河浩浩荡荡，所向披靡地扑入大海的怀抱。有的冰排被挤压到岸边，犹如银龙护佑着堤岸，那些耸立如山堆积如仓的冰排，被一波一波的浪头掏空了五脏六腑，留下泥沙混杂的遗骸，裸露在河床上，过不了几天，连这样的遗骸也融入了大地，新的萌芽便开始破土而出……

其实，在辽河口，比冰潮更早抵达的，是北归的“鸟潮”。丹顶鹤、东方白鹳、天鹅、大雁、黑嘴鸥……200多种鸟类，“封书欲寄天涯意，海水风涛不计程”地飞越千山万水，在辽河口湿地栖息或者中转。

为了保护辽河口万千生灵的家园，盘锦人以“退养还湿”的决绝，放弃利益，大步地后退着，这片越来越广袤的湿地，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高潮——孕育潮。

1万多只黑嘴鸥的繁殖地，南小河担负起名副其实的产床。与此同时，蓬勃的万物，在冰雪消融的辽河入海口，奋力地为新生命的诞生准备着、忙碌着。雏鸟破壳，苇芽簇拥着新鲜的生命；在海潮一遍一遍冲刷之下，翘翘蓬蓬开始为天下众生铺展了红地毯，走红毯的海潮，让一个观潮的人，感受到了沧海桑田的生生不息……



李晓红 章念东摄

春舞龙狮

在艺术乡村——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前进村的广场上，古镇街巷里，当地村民们手持飘龙、金龙和雄狮舞起来，划起了色彩缤纷的旱船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村民驻足观看。每年农历二月初二，村里自发成立的舞龙队、舞狮队和旱船队总要热闹一番。表演中，他们闪转腾挪、扭摆仰跳，为家门口的乡亲们和远道而来的游客们奉献了一场原汁原味、颇具特色的传统民俗表演，寄托着对新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安康顺意的美好祝福。

因为在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前进村，舞龙的村民们。

沙拥月牙泉

伊豆

漠风掠过长空，天地为之喧腾，犹如万千只海蝶一齐吹响。鸣沙山，没有比这更灵动更富诗意的名字了。当金字塔般壮丽的鸣沙山，在大片金黄的芦苇簇拥下，走进我虚幻与真实的梦境时，那一千年不死，一千年不倒，一千年不朽的大漠胡杨，以它铁血的肩膀，正在为我撑起一片高远的蓝天。

我迈开双腿，以虔诚的身姿，躬身与向往已久的大漠零距离接触。登上山顶，揽视9月蔚蓝的苍穹。广袤无垠的大漠波起云拥，好似一架行云流水的古古鸣琴，弹拨大海的排浪。风的手紧紧握那支如椽大笔，一次又一次改写大漠的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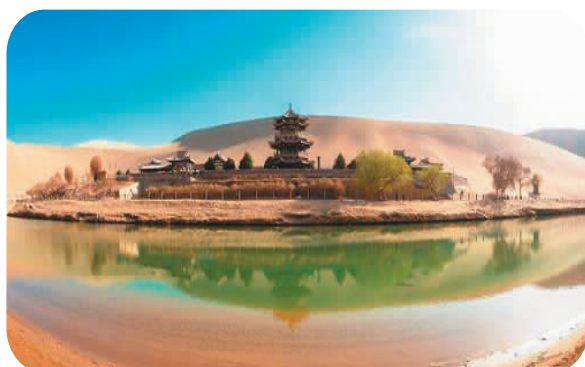
极目远眺，敦煌古城就在眼前，脚下却是浩浩千里的雄奇大漠。夕照的余晖，勾勒出大漠柔软的线条，连绵的山峦，像一座座高耸的金字塔。芦苇在风的抒情里，捧出马背民族的血气方刚与似水柔情。我的目光朝着鸣沙山北麓飞奔而去，举世闻名的月牙泉，就静卧于那片绿洲中。

这里曾经必定是

清波碧浪，白云下，徜徉成群的牛羊。岸上，无边的青草卷起欢乐的浪，一浪逐过一浪。投入眼帘的是一组古朴雅静、错落有致的建筑群，掩映在葱郁的林木中。

沙与泉，彼此相拥，彼此血脉相连。每天，携手日月星辰，笑面风刀霜剑。患难与共，不离不弃！谁的生命如此执着，如此辽阔，如此纯美？我默立于“汉渥洼池”石碑前，遥想汉武帝得天马于此的情景，心好似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牵引。月牙泉如一枚洁月、一弯笑唇、一方碧玉，一往情深地终日静卧流沙的臂弯里，与千年的芦苇絮絮低语。

愿这盈盈水眸，永远清静如许，浸润西域略显荒凉的版图，苍绿人们的梦境。



月牙泉。

据网络